

库恩·贝拉传

〔匈〕库恩·贝拉妮著

封面设计：仇天煦

Kun Béláné

KUN BÉLA

Magvető Könyvkiadó, Budapest, 1978

根据布达佩斯“播种者”出版社1978年增订版译出

库恩·贝拉传

KU'EN BEILA ZHUAN

〔匈〕库恩·贝拉妮著

柴鹏飞 侯凤菁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84,000 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书号 11001·817 定价 2.30 元

纪念库恩·贝拉



库恩·贝拉在埃尔代伊(今特兰西瓦尼亚)
地区西拉基沙格莱莱村的出生地



库恩·贝拉同妻子及女儿
1915 年在埃尔代伊



1919年3月库恩·贝拉在
布达佩斯国会前发表演说



1920年库恩·贝拉在
巴库召开的东方人民
代表大会上



1924 年在最早的列宁陵墓前



库恩·贝拉在列宁格勒
库恩·贝拉工厂的工人
中间



本书作者库恩·贝拉妮，
摄于1934年。

译者的话

库恩·贝拉(1886—1939)是匈牙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本书是他妻子写的回忆录。

作者库恩·贝拉妮(匈牙利妇女婚后的名字是在丈夫的姓名后加上“妮”字，表示某某人妻子的意思)1890年12月14日生，婚前的姓名叫加尔·伊琳(Gál Irén)。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她在奥地利、意大利度过短期流亡生活，并参加了那里的地下工作，不久去苏联，193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她曾因受库恩·贝拉冤案的牵连被监禁了九年，恢复名誉后于1959年回匈牙利定居。为表彰她的功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向她颁发了“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勋章(1967年)和“劳动红旗”勋章(1969年)。她于1974年9月17日逝世。

作者根据个人回忆及大量的档案材料，以深厚的感情和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库恩·贝拉战斗的一生。书中提供的许多珍贵史料，对于了解及研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匈共早期的历史，以及库恩·贝拉的生平，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从1966年初版问世以来，曾于1969及1978年两次再版，中译本是根据1978年的增订版翻译的。书中的注释除了说明是作者、编者及译者注外，都是原书的注释。

匈牙利人的姓名次序是姓在前，名在后，和大多数欧洲人的名在前、姓在后的次序不同。我们在译文中保持了各自的次序。

1985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章	在莱莱村的岁月	1
第二章	科洛日瓦尔	4
第三章	青年时代的库恩·贝拉	12
第四章	瑙杰涅德	23
第五章	“你永远不会有片刻的安宁……”	28
第六章	最后一个“太平年”	36
第七章	战争—战俘生活……	48
第八章	建党	86
第九章	维谢格拉德街	114
第十章	苏维埃共和国	150
第十一章	失败	214
第十二章	卡尔斯泰因—施托克劳—斯泰因霍夫	232
第十三章	在意大利	247
第十四章	维也纳—斯德丁—彼得格勒—莫斯科	273
第十五章	在乌拉尔	313
第十六章	“博士先生”……	346
第十七章	维也纳诬陷案	371
结束语		394

第一章 在莱莱村的岁月

我对他的童年了解不多。他不愿讲述自己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搜集到一些有关他童年的片断。

1886年2月20日,库恩·贝拉出生在埃尔代伊^①地区西拉基沙格的莱莱村。全村只有七百人。

他父亲是这个小村的村长。全家住在一个狭小的农舍里。他在莱莱村念完小学。当时,不同年级的男女孩子们同坐在学校仅有的一间“教室”里,等待老师轮流给他们上课。

他父母养育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儿伊琳学缝纫,后来参加了埃尔代伊的女工运动。小儿子山多尔长大后成为农艺师。

库恩·贝拉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

做村长的父亲为养家糊口也耕种一点土地(这块地现在已变为牧场)。莱莱村瘠薄的土地上长不出多少粮食,村长的薪水又微薄得可怜,经济相当拮据。库恩·贝拉的父亲性好贪杯,家庭因此更是捉襟见肘,全家人难以温饱。

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村长先生”带着儿子进城去了,在那里办完公事以后顺便买了一、两袋粮食。然后把儿子放在马车上,自己找个小酒店“喝一杯”。但往往是解囊畅饮,连素昧平生的人也请上一、两杯,直到不名分文,才怅然离去。

^① 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库恩·贝拉仅有一次向我讲述过他对童年的记忆：他独自坐在马车上，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父亲才趑趄趑趄地走来赶起车回家。

或许是在夜色中产生的孤独感，或者因失去维持家计的钱而产生的沮丧刺痛了早熟少年的心，这件事给这个并非多愁善感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库恩·贝拉的父亲受到莱莱村村民的爱戴。他生活在农民中间，替他们说话，并总是保护着他们。

村民们需要他这样的人，特别是在莱莱村这个地方。那里的地主戴根弗尔德伯爵对待农民和雇工心狠手辣。此人的凶残是遐迩闻名的，在一次争吵中他竟枪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戴根弗尔德伯爵想让村长帮他了结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库恩·贝拉的父亲拒不从命。伯爵先是威逼，继而又想通过劝说和贿赂使固执的村长就范。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地主便花钱收买人在一个假案中提出伪证诬陷村长。

陷害达到了预期效果。库恩·贝拉的父亲被关进齐洛赫^①监狱，几个月后虽然获释，但不得不搬离莱莱村了。

库恩·贝拉在齐洛赫学完了初中的课程，奥第·安德烈^②当时也在那所学校里读书。

库恩·贝拉的父亲曾经委托奥第给他聪明但不专心的儿子辅导几门功课，甚至允许奥第进行体罚。

关于这件事，在既非心地善良又谈不上思想进步的奥第·拉约什^③所写的书里有过极其夸张的描述：“孩子的父亲，

① 今罗马尼亚的扎拉乌。——译者

② 奥第·安德烈(1877—1919)，匈牙利著名诗人。——译者

③ 奥第·安德烈的弟弟。——译者

西拉吉切赫村的村长曾托付邦迪^①管教他的儿子，并且留下话说，每次辅导前要无例外地先打板子。应该打脑袋，打别处他会木无感觉……”

童年时代的库恩·贝拉在家是否真的挨过那么多打，以至已经“木无感觉”？对于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只好让奥第·拉约什在九泉之下凭良心去证实。但库恩·贝拉自己对我从未提起过这种事。他对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连手指也不碰一下，这一点倒是实际情况。每逢谈起别人对孩子实行体罚，无论孩子们犯有什么过错，他总是表示反感和气愤。

我不知道库恩·贝拉在受奥第辅导时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然而可以肯定，奥第是喜欢和信任库恩·贝拉的。每当老库恩一走，他就对库恩·贝拉说：“没关系，小兄弟，我自己也是个犟脾气。”

① 安德烈的昵称。——译者

第二章 科洛日瓦尔^①

库恩·贝拉的父亲被赶出西拉吉切赫，全家迁到科洛日瓦尔市去住。父亲在地产交易所谋了个文书的差事。他们住在科洛日瓦尔城郊的莫诺什托尔街 61 号。周围的邻居是一些工人、蓬头垢面的小手工业者和只有临时工作的“公务员先生”。

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当时同十九岁的库恩·贝拉一起在科洛日瓦尔从事工人运动的加尔多什·玛利什卡^②后来在一本题为《翱翔吧，思想》的书中这样描写他们的生活：“……我只能每两天吃上一顿热饭菜……那天库恩·贝拉买了腊肉、面包，用他自制的烤肉叉在小铁炉的煤火上烘烤。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一顿了不起的美餐了……我每月付六克郎租来的房子是楼底层的一间小平房，与库恩·贝拉家住的房子一模一样……”

这时，库恩·贝拉同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过从甚密。这位年轻的姑娘去科洛日瓦尔是为了在那里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玛利什卡虽然年轻，当时却已经是一个“老练的”社会主义鼓动家。她考试未果，整天同库恩·贝拉一起在科洛日瓦尔社会民主党

① 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译者

② 加尔多什·玛利什卡(1885—1973)，作家，新闻记者。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派，参加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后流亡国外。1931 年回匈，多次被捕。匈牙利解放后参加匈牙利共产党。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译者

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和参加示威游行。

有意思的是，在1905年或1906年，库恩·贝拉和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这两位社会主义者同胡萨尔·卡罗伊在科洛日瓦尔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首次交锋。后来在暗无天日的白色恐怖时期，胡萨尔·卡罗伊一度充当霍尔蒂反革命政府的总理。

看来，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偶然，充其量只有无法预料的必然。

在这个时期，库恩家境窘迫，情有万状。他母亲常常几个月足不出户，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她没有御寒的衣服。

这位贤惠的妇人从不抱怨，默默地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当时贝拉已经可以通过教课和为报纸撰稿挣一点钱。她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吃饭和供子女读书上。她喜爱贝拉，曾对加尔多什·玛利什卡说，“他是干大事业的人……”加尔多什·玛利什卡回忆道：“我去她们家时，她常常坐在我们身旁，在争论中得体地插上几句话……”

母亲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稍有时间，她还读点书报。她不仅不阻挠儿子参加埃尔代伊的工人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支持他的行动。她乐于招待儿子的朋友和同志，必要时还在狭窄的住房中腾出地方留他们过夜，尽可能地盛情款待他们，即使第二天全家可能会因此断炊也毫不在意。街坊邻居中的穷苦人都很喜欢这善良的一家，特别是爱戴库恩·贝拉的妈妈。

不久前有位老太太来找我，当年她是库恩·贝拉一家的邻居。她在一本已经变黄的小册子中指给我看库恩·贝拉1903年写给她留念的话。还很动情地讲述了库恩·贝拉如何帮助莫诺什托尔街的孩子写作文的往事。乐于助人是库恩·贝拉毕生

的美德。

库恩·贝拉在科洛日瓦尔的新教寄宿学校结束了中学的学业。

教师们都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孩子。库恩·贝拉的父亲记得，毕业典礼之后，校长沙尔卡尼·拉约什博士对他说：“先生，您的儿子已经毕业了，成绩堪称优良。可是我感到有义务提醒您这位做父亲的：如果您不能使自己的儿子抛弃要扭转乾坤的想法，那么您的儿子可能会成为大人物，但也可能被送上绞刑架……”

库恩·贝拉在中学时期就从事匈牙利文学的研究工作，这是超出中学教育的课程范围的。他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说来也奇怪，他1936年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是谈裴多菲^①的，而他最初两篇在征文比赛中获奖的作品也是结合匈牙利民歌谈裴多菲和阿兰尼^②的。

“科洛日瓦尔新教寄宿学校1902—1903学年的毕业班还有几天就要离开学校了。那天上匈牙利文课……。科瓦奇·德热老师走进课堂，干咳一声朝左边一排最后一个座位上的学生说：

“孩子，‘请向大家谈谈裴多菲和奥洛尼的爱国主义诗歌。’

“教师是让这个学生谈泰莱基·山姆伯爵当年出的征文比赛题中的答卷。这个学生写的《谈匈牙利民歌中的叙事诗歌》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门被推开了，……沙尔卡尼·拉约什校长和几个人走进教室。校长开始谈起这位少年的作文来，他说，他觉得少年在文章里不仅代表这所历史悠久的寄宿学校讲话，同时也表达了热烈追求匈牙利民族觉醒与向往自由的知识界的心愿。

① 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革命诗人。——译者

② 阿兰尼·亚诺什(1817—1882)，匈牙利大诗人。——译者

“‘年轻的朋友’，校长说，‘希望你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象阿兰尼和裴多菲那样至死不渝地热爱你的祖国！’

“这位少年便是库恩·贝拉。”^①

不久前我从当年的科学院科洛日瓦尔分部的档案库中得到了这两篇获征文奖的复制件。它们写在笔记本纸上，一篇是128页，另一篇是96页。

从这两篇中学征文的摘录中，可以看到十六、七岁时的库恩·贝拉的内心世界。

“……大自然赋予匈牙利人以何等敏感的心灵和东方式丰富的想象力啊！

“……匈牙利民歌是永恒美的宝库，在那里有丰富和崇高的感情，也有质朴和古老的风俗。它是民族的瑰宝。

“……阅读这些含有赤子之情的诗意盎然的民歌，对于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感到疲惫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而那些……反映我们时代混乱的诗篇则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当时是奥第·安德烈名作《新诗》发表以前四年。——作者）

“……匈牙利的历史环境极不相同，人们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的民间诗歌创作也相距甚远，简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

“……在群山之中生息的塞凯伊人^②与世隔绝，但他们并不落后，天生具有追求文化的习性。他们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道德观和旧风俗，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善于接受新的思想，用新的概念来丰富诗歌，同时以极其细腻的感情将其溶合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这样的诗歌有的象一潭静静的湖水，很少

① 《我们的道路》，1957年9月克卢日版。

② 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的匈牙利族人的总称。——译者